



全球证券投资经典译丛 *Global Investment Classics*

以华尔街投资怪杰杰西·利弗莫尔为原形的经典传记

华尔街必读投资经典之一、阿兰·格林斯潘赞誉此书为“投资智慧之源”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Edwin Lefèvre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2-51
WALLS



全球证券投资经典译丛
Global Investment Classics

股票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美〕埃德温·李费福/著 钱振东/译

Edwin Lefèvre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股票作手回忆录 / (美) 李费福著; 钱振东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1

(全球证券投资经典译丛 / 刘津主编)

ISBN 978-7-80688-740-0

I . ①股… II . ①李… ②钱… III . ①股票投资—经验—
美国 IV . ① F83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9237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电话 / 传真: (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数: 26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第 1 章 我对股票行情报价带的兴趣** 1
- 华尔街上根本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不可能会有什么新鲜事物，因为投机行为就如山峦一样古老。
- 第 2 章 从大都会公司到泰勒公司** 12
- 我的经历证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借助经验之光进行行情纸带解读，我就赚钱，但是要我进行一个明显愚蠢的交易的话，我就铁定赔钱。
- 第 3 章 我赚到了第一个 10000 美元** 24
- 在这个游戏中，一个人如果想以此为生，就一定要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相信小道消息的原因。
- 第 4 章 与五家公司的较量** 31
- 世界上没有其他什么能比让你输得一文不名更能教会你不该做什么。而当你知道为了不亏钱你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你开始学会为了赢钱需要做些什么。你领会了吗？你开始学会点什么了！
- 第 5 章 操作中首先改变的是时间因素** 43
- 一般的图表看客很容易沉迷于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认为股票投机就是寻找底部和顶部以及基本的和次级的波动。如果他在这种信赖推到理智的极限，他势必会破产。
- 赚大钱不是看个股小的涨落起伏，而是要看主要的运动，



也就是说，不在于报价纸带的解读，而在于衡量大势和它的运动趋势。

第6章 终于摆脱了老的交易方法 52

在艰苦的投机者学校里，我把自己提高到了更高的一个等级，这一步既漫长又艰巨。

第7章 迪肯·怀特的故事 60

假设一个人要操作500股的股票，他不应该一次性全部买进；即便他不是投机。如果他仅仅是赌博，那么我要给的唯一建议就是，不要！

第8章 世界上最好的理由——赚钱 66

很明显，要做的事就是在多头市场看多，以及在空头市场看空。听起来很愚蠢，对不对？但我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基本原则，而在我真正投入实践之前，实际上就意味着要预计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的

第9章 赚得百万美元的少年赌客 76

但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金钱，而是无形的东西：我做对了，我对未来做出了预测并且按照明确的计划行事。我已经学会一个人要赚大钱必须做些什么事情。我已经永远地脱离了赌博阶层，并且最终学会了如何明智地进行大笔交易。

第10章 我第一次付出的100万美元代价 89

金钱本身不会让一个交易者感到更舒心，因为不管是富有还是贫穷，他都有可能犯错，而在犯错的时候你从来都不会感到舒服。

第11章 我成为“棉花之王” 99

在华尔街，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任何使人赚到了一大笔钱的意外事件，都是值得让人怀疑的。当意外事件没有带来意外之财时，就不会被当作一个意外，而只是你贪婪或者头脑膨胀理所当然的结果。

第 12 章 交易商最危险的敌人——变魅力人物的影响 108

亏钱对我来说习以为常，因此我从不首先考虑我犯错误的那一面，我考虑的常常是游戏本身，我为什么会亏钱的原因。首先我想知道的是我自身的局限和思维的习惯。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不希望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一个人只有利用它们在今后赚到了钱，才能原谅他的错误。

第 13 章 亏钱让我学到了经验 120

金钱的损失不会困扰我。无论什么时候我在股市上亏钱以后，我总是认为我学到了某些东西。要是我亏了钱而学到了经验，那么亏的钱实际上就成了学费。一个人必须得有经验，而他必须花钱来学到这些经验。

第 14 章 1916 年我赚回了 300 万美元 130

还有一件事情要记住，那就是行情不会以夺目的辉煌而告终，也不会以突然的反转形态而结束。

要是你有大量的持仓，要做到不仅快速而且还不会造成令人遗憾的损失而把巨额账面利润转变成实际的本金，这是唯一的方法。

第 15 章 面对华尔街的一片指责 142

面对骗子、胆小鬼和利益集团的不端行为，反应敏捷或具有远见的交易商可以保护他自己。除了在一两家投机商号以外，我从未有过不诚实的行为，因为即使在那儿，诚实也是最好的为人之道，要赚大钱靠的是公平合法而不是食言赖帐。

第 16 章 靠小道消息交易是愚蠢的 148

消息贩子在这样的错觉下努力工作，就是认为如果消息传播得当，没有人能够拒绝。消息贩子研究如何将消息艺术地传播出去的诀窍。

第 17 章 观察、经验、记忆与数学 160

观察、经验、记忆和数学，这些是成功的交易商必须依靠的因素。他不仅要观察准确，而且要时时记住他所观察到的东西。



第 18 章 历史本身在华尔街上屡屡重演 171

我的主要职责就是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坚持根据眼前的事实采取行动，而不是我认为别人会怎么做。

第 19 章 华尔街的操纵者 177

在绝大多数过去的轧空案例中，操纵的主要部分就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是你在这只股票上组织轧空，否则他就明显是被邀请来进行卖空。

第 20 章 操纵需建立在健全的交易原则基础上 186

在整个操纵过程中，我绝不会忘了自己也是一个股票交易者。归根结底，作为一个操纵者，我面临的问题与我作为一个股票作手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第 21 章 帝国钢铁的故事 192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要采取违背经验的教导以及违背基本常识的行动，那就不是一项好的生意。但华尔街上的傻瓜并不全是外部人士。

第 22 章 银行家的新花样 205

对我来说，在战争带来的繁荣与其他繁荣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似乎一直在于，由这些年轻的银行家在股市事务中玩出的那些新花样。

第 23 章 股票中的投机永远都不会消失 221

尽管股票投机一直以来都是困难的，也是有利可图的，然而现在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 24 章 始终记住股票交易的常识 229

华尔街上的职业投机客知道，根据“内幕”消息进行交易，比饥荒、瘟疫、农业欠收、政治调整或者其他那些可能被称为普通的意外事故更快地使人走向破产。在华尔街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通向成功的沥青铺就的林荫大道。

第 1 章

我对股票行情报价带的兴趣

我从文法学校一毕业就出去做事了。最初在一家证券经纪公司里找了份工作，负责在股价行情报价板上张贴股价。我对数字的反应非常快，在学校时我总共练了三年的算术，在心算方面尤其出色。作为一个负责行情报价的伙计，我负责在客户大厅将股票报价数目张贴到大大的报价黑板上，通常会有一个客户坐在股票行情收报机旁并将价格大声地念出来。对我来说，那些数字来得并不快，我总是能毫不费力地记住它们。

那家公司还有许多其他雇员。当然，我与这些人交上了朋友，但我做的工作就是这样，要是市场行情很活跃，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 3 点我一直都很忙，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可以闲聊。对这点我倒并不是很介意，不管怎么说，在交易时间是这样。

然而，活跃的市场行情不会阻止我对这项工作思考。对我来说，那些报价并不意味着股票的价格，每股多少美元。它们只是些数字。当然，它们肯定意味着某些东西。它们总是在变化，我所感兴趣的的就是那些数字的变化本身。它们为什么会这样变化？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我还没有考虑那方面的事情。我只是看到它们在变化着。这就是我每天 5 个小时和每个星期六 2 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直在考虑着的所有事情——它们总是在发生着变化。

这就是我最初为何对股价行为产生兴趣的情形。对于数字，我有着极好的记忆力。就在股价涨上去或跌下来之前，我能够详细地记起前一天股价是如何活动的。对心算的喜爱，让我做起这些事来非常顺手。

我注意到股价在涨势中与跌势中一样，可以说，股票价格总是会呈现某些习惯性的特征。类似的情形总是不断出现，这些相似的情形构成了对我具有指导意义的先例。当时我只有 14 岁，但是在我脑海中进行了成百上千次的观察以后，



我感觉自己也在对这些观察的准确性进行着验证，也就是将股票现在的表现与以前进行着比较。不久以后，我就可以预感到股价的波动了。我唯一的指导，正如我说过的，就是那些股票以前的表现。我在脑海中装着“猜出的单子”。我期待着股票价格能够按照预期展开运行，我已经为它们编排好了时间。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会发现，市场上有时只是买盘力量比卖盘力量稍稍强一点儿。一场战役即将在股票市场上发生，而报价纸带就是你的望远镜。十次有七次你都可以依赖它。

我很早就学到的另一个经验就是，华尔街上根本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不可能会有什么新鲜事物，因为投机行为就如山峦一样古老。当今股票市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或许以前就曾发生过，而且以后能还会再次发生。我从未忘记过这一点。我猜想，我实际上是要想方设法记住，这样的新鲜事物是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事实上，我记住的就是我是如何利用我的经验一步步将资本积累起来的。

我对自己的投机游戏是如此感兴趣，而且是如此渴望对所有交易活跃股票的上涨和下跌做出预测，因此我准备了一个小本子，在上面记下我的观察所得。这并不是一份对假想的交易事务的记录，就像那么多人保持交易记录的目的仅仅是希望在赚进几百万美元时不会太过自大，或者在损失几百万美元时不会到救济院去一样。更准确地说，这是对我猜中和错过的情形的某种记录，而除了确定股票可能会有的波动外，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去验证我的观察是否准确，换句话说，就是我自己是否正确。

比方说，在研究了某只交易活跃的股票当天所有的涨落起伏以后，我会得出结论说，这只股票当时的走势表现就如它以前在破位下跌8到10个点之前总是出现的表现一样。好了，我会在星期一草草地将这只股票及其价格记下，同时回忆一下这只股票以往的表现，然后写下这只股票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应该会有走势。以后，我会对此用报价纸带上实际的记录来进行核对。

这就是我最初对报价纸带的信息如何产生兴趣的情形。这些涨落起伏从一开始就在我脑海中与向上或向下的波动联系起来。当然，涨落起伏的出现总有其原因，但对报价纸带本身而言，它并不关心涨落出现的原因。它不作任何解释。在我还是14岁的时候，我就不会向报价纸带问为什么，而如今，在我40岁的时候，也不会向报价纸带问为什么。某只股票今天为什么会这样的走势，其原因在两三天、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内可能都无法知晓。但这究竟又有什么要紧的

呢？你进行交易需要利用报价纸带，是要现在的报价纸带而不是明天的。有关的理由可以等待，但是你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就会被市场抛弃。我看到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无数次了。你可能还记得，前几天，在市场其他股票都急剧反弹的时候，空管公司（Hollow Tube）^① 股票却下跌了3个点^②的这个事吧。事实就是那样。在接下来的星期一，你会看到这个公司的经理们通过了取消股利分配的决议，这就是原因所在。他们很清楚他们接下来将要怎么做，同时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将股票卖出，至少他们也不会买入。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内部买入；这样这只股票要是没有出现破位下跌就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我在备忘的小本子上持续地进行记录与跟踪大约有6个月的时间。在我完成工作的时候，我没有离开公司回家，而是将我关注的数字记下来，同时研究其中的变化，我总是注意着反复出现的股价表现方式以及类似的股价走势表现，这样也就能学习如何对报价纸带进行解读，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一天，公司里的一个伙计向我走过来，他比我年长一些，我正在吃午饭，他悄悄地问我有没有钱。

“你为什么要知道？”我说道。

“嗯，”他说，“我得到了一个关于伯灵顿（Burlington）股票非常好的消息。要是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干的话，我就打算做一把。”

“你说的做一把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对我来说，根据消息进行操作或者可以操作消息的只有那些很有钱的客户。为什么？因为那需要花费好几百美元，甚至是好几千美元，才能参与这样的游戏。你要有这些钱，就像你拥有你自己私人的四轮马车，而且还有专门为你驾车的马车夫一样，而马车夫还戴着丝绸的帽子。

“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做一把！”他说道，“你有多少钱？”

“你需要多少钱？”

“好了，要是5美元的话，我可以买卖5股股票。”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一把呢？”

“我打算全部用来买入伯灵顿股票，投机商会让我随身带着钱，交给他们作为保证金，”他说道，“这只股票铁定会上涨。我们就像从地上捡钱一样，马上

^① 本书地名、人名、公司名及股票名称等翻译的时候尽量按音译，第一次出现时附英文原文，以便读者对照理解。——译注

^② 在这里，在美国股市交易中，1个点=1美元，两种说法互相通用——译注。



就会让我们的钱翻倍。”

“等一下！”我对他说，同时将我的记录小本子取了出来。

对于让我的钱翻倍，我倒并不是很有兴趣，但是他的话中说伯灵顿股票会上涨，要果真是这样，我的记录本里对这点就应该有所显示。我看了一下。确实，按照我的记录，伯灵顿股票现在的表现与其以前上涨之前通常的走势表现一样。有生以来，我还从未买过或卖过任何东西，而且我也从未与其他伙计一块参与赌博。但是我所看到的全部是，这是对我的工作、我的业余爱好的正确性做出验证的一个绝好机会。这一点立刻就触动了我，就是说，如果我的方法在实践中不能发挥作用，那么用于推导的理论也就不会有任何价值，也不会让任何人感兴趣。因此我将我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带着我们共有的资金，他去了附近的一家投机商号，并买了一些伯灵顿的股票。两天以后他将之兑换成现金。我赚到了3.12美元的利润。

自那第一次交易以后，我开始独自在投机商号里进行投机交易。我会在我的午餐时间到投机商号去，买进或卖出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我正在操作的是一套方法，而不是一只心爱的股票或其后观点。我所知道的就是其中的算术法则。事实上，在投机商号里进行操作的过程中，我的方法倒是一种理想的方法，在那里，一个交易商所做的无非就是根据股价的涨落起伏来进行下注，而这些都由行情收报机打印在报价纸带上。

没过多久，我从投机商号赚的钱就远远多于我在经纪公司从我工作上赚到的钱。所以我辞去了我的工作。我的家人开始都表示反对，但在他们看到我赚到的钱以后，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还只是个孩子，而公司伙计的薪水也不是很高。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

当我第一次拥有1000美元，并且将现金放在我母亲面前的时候，我只有15岁。这些钱除了我从家里拿的一部分外，都是我在几个月之内从投机商号赚到的。我的母亲开始抱怨有些东西是很可怕的。她希望我把钱存到储蓄银行，以免其对我产生诱惑。她说这是一大笔钱，她从未听说有哪个15岁的孩子能赚到这么多的钱，而且还是从零开始。她简直不太敢相信那是真正的钱，她常常为此感到担心和烦恼。然而，我除了继续证明我的预测是正确的，其他什么都没有想。这就是所有的乐趣所在，通过运用你自己的头脑，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用10股股票的交易对我确信的事做出验证，那么要是交易100股股票，我就能正确10倍。这就是有更多保证金对我的所有意义，在我的判

断正确的时候，我的正确性能不断得到强化。意味着更多的勇气？不！没有任何区别！要是我的全部就是 10 美元，而我将之用来冒险，相比于我用 100 万美元来冒险，而将另外的 100 万美元积攒起来的情况来说，前者对我来说还是更勇敢一些。

不管怎么说，在 15 岁的时候，我就在股票市场赚钱谋生，而且做得很成功。开始时在小型投机商号里进行交易，在那儿，要是有人一下子交易 20 股的话，就会被人怀疑是约翰·盖茨化了妆或是摩根在隐姓埋名地旅行。那个时候的投机商号还很少让他们的客户失望，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让客户们与他们的钱分离，甚至即使是在他们猜对的时候。这个生意非常赚钱。在投机商号合法经营的时候，我的意思很直接，只要投机商号运营下去，股价的涨落起伏就能带来小本经营的钱。不需要费多大的劲就可以将 $3/4$ ^① 个点的保证金给洗掉。另外，没有任何一个欺诈者可以在这个游戏中将钱赚回来。任何交易都是这样。

我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我只是独自一个人进行交易。不管怎么说，这是项适合单干的生意。这是我的头脑，不是吗？价格要么按照我给它们拟出的方式运行，不会有来自朋友或合伙人的任何帮助，要么按照另一个方向运行，同时也不会有任何人可以出于对我的好意而阻止它们。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将我的交易情况告诉其他的任何人。当然，我有交朋友，但我的交易始终一样，是一项一个人单干的事务。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单干的原因。

事实上，没过多久投机商号就对我愤愤不平，因为我总是击败他们。我会走进投机商号并一次性缴纳我的保证金，但是他们会只是看着它，半步也不动，以便抓住它。他们会跟我说，他们那儿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称我为少年赌客。我必须一直更换经纪商，从一个投机商号走到另一个投机商号。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我只能使用一个编造的名字。我会在开始的时候小规模地交易，只是 15 股或 20 股。有时，当他们起了疑心，我会故意在一开始的时候赔钱，然后在适当的时机狠狠地蛰他们一下。当然，没过多久，他们就会发现我让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们就会让我到别处去交易，不要影响了商号老板的红利。

^① 美国股票交易以及商品市场交易的价格变动在小数部分是按 2 进制变化的，如 $1/16$ 、 $1/8$ 、 $3/16$ 、 $1/4$ 、 $1/2$ 等，股票交易的最小变动价位是 $1/8$ 。



一次，当一家我在其中已经从事了好几个月交易活动的大商号提出让我停止交易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从他们那儿多弄走些钱。那个投机商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旅馆的大堂里和附近的小镇上都设有分公司。我去了一家开在旅馆里的分公司，并问了经理几个问题，最后我开始了交易。但是，我刚上手以我特殊的方式开始在一只活跃的股票上进行交易的时候，他就从总部得到消息，询问是谁在那儿进行操作。这个经理跟我说了他们所问的问题，而我则告诉他，我的名字叫爱德华·罗宾逊，来自剑桥。他随即打电话给他的大老板汇报这个好消息。但电话的另一头还是想知道我长什么模样。当这个经理告诉我这一点的时候，我跟他说：“告诉他，我是一个矮胖的人，长着黑色头发、浓密的胡子！”但他还是如实地描述了我的模样，然后他听着电话，他的脸倏地变红了，他挂断了电话并跟我说让我立刻滚开。

“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我很有礼貌地问他。

“他们说，‘你这个毫无道理的大傻瓜，我们没有告诉你不要从拉瑞·利文斯顿^①那儿接任何生意吗？而你却存心地让他从我们这儿修剪了整整 700 美元去！’”他没有将其他什么他们跟他说的话说出来。

我又试图一家接着另一家地在其他分公司里进行交易，但他们全都知道我，我的钱在他们任何一家分公司都不受欢迎。我甚至都不能进去看行情报价板，因为有些职员总是想着要撵我走。我试图说服他们让我以较大的时间间隔进行交易，而这样的要求是通过在他们全体中间分散光顾来实现的。但那也不管用。

最后，只有一家投机商号我还没有光顾，那就是在所有投机商号里最大的也是最有钱的，大都会股票经纪公司。

大都会公司被评级为 A-1，而且做着庞大的生意。它在新英格兰每个有制造业的小镇上都有分公司。他们很正常地接受了我的生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不断地买进和卖出股票，赚过也赔了不少钱，但最终该发生的事还是像往常一样发生了。他们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我的生意，就像小的投机商号做的那样。噢，可不是因为这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要是消息被报道出来，就因为某个小孩碰巧在他们那儿赚了点小钱，他们就不接受这个小孩的生意，会败坏了他们的名声。但是，他们做了第二坏的事情，那就是，他们让我增加 3 个点的保证金，同时强迫我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起初是 0.5 个点，然后是

^① 拉瑞·利文斯顿，本书的主人公。据信其现实的原型是杰西·利弗莫尔。

1 个点，最后是 1.5 个点。那不是给我设置的障碍吗！怎么设？很简单。假设美国钢铁股票正在以 90 美元的价格卖出，而你要买进，你的单据上通常会这样写：“买入 10 股美国钢铁，价位 $90\frac{1}{8}$ 美元”。如果你被提高了 1 个点的保证金，就意味着，要是股价跌破 $89\frac{1}{4}$ 美元，你就被自动清洗出去了。在投机商号，客户不会被不断地要求增加保证金，或者需要痛苦地告诉他的经纪人，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将股票进行抛售。

但是，在大都会证券公司增加了额外费用后，他们就是在提出不公正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在我买入的时候如果价位是在 90 美元，我的票据就不是：“在 $90\frac{1}{8}$ 的价位买入美国钢铁股票，”而是：“在 $91\frac{1}{8}$ 的价位买入美国钢铁股票。”为什么会这样，在我买入以后，那只股票可能会上涨 $1\frac{1}{4}$ 点，要是我在这时候轧平交易，我还是会赔钱。而且，他们另外还坚持要我在一开始就增加 3 个点的保证金，这样就减少了我 $2/3$ 的交易能力。尽管如此，毕竟这是唯一一家愿意接受我生意的投机商号，我必须接受他们的条件，否则就只能退出交易。

当然，我也有高峰期和低谷期，但总体上我是个赢家。尽管如此，大都会公司的人对他们已经给我增加的糟糕障碍还是感到不满意，这些障碍原本足以击败任何人。他们还试图欺骗我，但最终没有得逞。我因为某种直觉从而逃过了一劫。

这个大都会证券公司，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是我最后一个可以进行交易的场所。这是在新英格兰地区最有钱的投机商号，一般说来，他们在交易上没有什么限制。我想我是他们所有客户中业务量最多的个人交易商，也就是说，在稳定的、每日都有交易的客户中我的交易最繁忙。在我曾见过的所有投机商号中，他们拥有一个很不错的交易大厅，以及最大和最完整的行情报价板。那个行情报价板一直延伸过去，有整个大屋子那么长，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在上面都有报价显示。我指的是在纽约和波士顿证券交易所里进行交易的股票、棉花、小麦、粮食、金属等，所有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利物浦可以进行买卖的东西。

你知道他们在投机商号里是怎么进行交易的。你将钱交给工作人员，并告诉他你想买入或卖出什么东西。他看着报价纸带或行情报价板，并从那儿记下相应的价格，当然，是最新的。另外，他也在票据上写下相应的时间，这样看上去几乎就像一份正规的证券公司的回报单，也就是，他们已经在某天某时以什么价位为你买入或卖出了某些数量的某只股票，同时他们从你这儿收了多少钱。当你想将你的交易轧平，你就去找同一个或另外的工作人员，这要看公司的规定以及你跟他说的具体情况。他将这只股票的最新价格记下来，或者要是这只股票交易一



点都不活跃的话，他就会等着报价纸带上出现的下一个报价。他在你的票据上将股价和时间登记下来，好了，在经过签字核实后，他会再将单据还给你，接着你就到出纳柜台那儿，拿到你应得的钱。当然，在市场行情的发展对你不利，并且股价的波动超过了你保证金所设定的限制时，你的交易就会被自动轧平，而你的单据就成了废纸一张。

在一些比较低级的投机商号里，那儿只允许人们进行不超过 5 股股票的交易，相应的单据就是些小纸条，按买入、卖出分为不同的颜色，有时候，比如说在沸腾的牛市中，这些投机商号会受到重创，因为所有的客户全部都做多，而且碰巧都做对了。于是，投机商号就会在所有的买入和卖出指令上扣除佣金，如果你是买入一只股票，价位在 20 美元，相应的票据上就会显示 $20\frac{1}{4}$ 美元。这样你自己就只能赚 $\frac{3}{4}$ 个点的利润。

但是，这个大都会公司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投机商号，它拥有成千上万的老客户，而我真的认为我是唯一让他们感到害怕的人。不管是致命的额外费用，还是他们让我额外增加的 3 个点的保证金，都没有大幅减少我的交易量。我依然以他们给我的最高限额进行买卖。有时候，我的仓量能达到 5000 股之多。

好了，出事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会跟你一一叙说。我有 3500 股糖业的空单，有 7 张大的粉红色单据，每张代表 500 股股票。大都会公司的交易单据是用大的纸片做的，单据上有块空白的地方，他们可以在其上写下额外的保证金要求。当然，这些投机商号从不会要求追加保证金。对他们而言，保证金越少越好，因为他们就是靠你被洗掉而赚取利润的。在小型的投机商号，要是你想为你的交易追加保证金，他们会另外填写一张新的单据，这样他们可以向收取买入佣金，同时在股价每下跌一个点的时候只给你留出 $\frac{3}{4}$ 个点的空间，因为他们算得很清楚，即使是一笔新的单子，其卖出的佣金也是一样的。

嗯，就在这一天，我记得我的保证金总额达到了 10000 美元。

当我第一次攒够 10000 美元的现金的时候，我才只有 20 岁。你应该已经听说过我母亲。你可能已经想到，除了老约翰，没有任何人会随身携带 10000 美元的现金，而她常常跟我说应该知足了，并让我去干另外一些正当行业。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艰苦地让她相信我不是在进行赌博，而是在通过预测来赚钱。然而她所能看到的，就是 10000 美元是一笔数目很大的钱，而我所能看到的，只是更多的保证金。

我已经在 $105\frac{1}{4}$ 美元的价位抛出了 3509 股糖业股票。这个房间里还有另外一

个小伙子，亨利·威廉姆斯，他卖空了 2500 股。我过去常常坐在行情收报机的旁边，并且为报价板的伙计将行情报价大声地喊出来。股价的走势正如我预想的一样。突然，股价迅速地跌下去了两个点，并且暂停了一会儿，以便在另外一次下沉开始之前喘口气。市场总体上是非常温和的，同时所有事情看起来都蛮不错。接着，突然的我对糖业股票踟蹰不前的方式变得不太喜欢，开始感到不舒服起来。我想我应该从市场上退出来。那时，这只股票的卖出价为 103 美元，这是当天的低点，但是我不但没有感觉到有更多的信心，相反我感到更不确定起来。我知道某些地方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但我不能将其准确地指出来。然而，要是有什么事情正在冲我而来，而我却不知道它从哪儿来，我就不能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情况既然已经这样，我最好还是退出市场。

你知道，我不会盲目行事。我不喜欢这么做，我也从未这么做过。即使还是个孩子，我都必须弄清楚为什么我应该做某些事情。但是这一次，我不能给我自己任何明确的理由，然而我还是感到如此的不自在，以致我已经无法忍受。我叫来了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戴夫·怀曼，并跟他说：“戴夫，你在这儿替我一下。我希望你为我做些事。在你大声喊出糖业股票的下一个报价之前，稍等一下，好吗？”

他说他会的，于是我站起身来，将我在行情报价机旁边的位置让给了他，这样，他就可以为报价板的伙计将价格大声喊出来。我将 7 张糖业交易单据从我的口袋里取出来，并走到柜台旁，走到当你要轧平你的交易时为你的单据进行标注的工作人员那儿。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从市场上退出来，所以我只是站在那儿，斜靠着柜台，我将交易的单据捏在我的手里，这样工作人员就不能看到它们。很快，我听到一个电报装置发出的滴答声，同时我看到汤姆·伯恩海姆，就是那个工作人员，迅速地将头扭了过去，开始倾听起来。然后，我感到某些欺诈的阴谋就要现行了，同时，我决定不能再等了。就在那时，在行情报价机旁边的戴夫·怀曼，开始喊：“糖——”，啪！我疾如闪电地将我的单据甩到工作人员面前的柜台上，并叫喊道，“轧平糖业！”。就抢在戴夫将价格全部喊出来之前。因此，当然，投机商号只能以前一个最新的报价来将我的糖业交易轧平。结果，戴夫大声喊出来的价位还是 103 美元。

按照我的预测，现在糖业股票应该已经跌破 103 美元了，有些地方觉得不大对劲。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感觉到周围有个陷阱。不管怎么说，那个电报装置现在就像发了疯似的。另外，我注意到汤姆·伯恩海姆，那个工作人员，还是将我的交易单据留在我原先放的位置，没有进行标注，他在听着电报装置的滴答



声，似乎在等着什么。所以我向他叫嚷道：“嗨，汤姆，你到底在等什么呀？将价格标注在这些单子上，103！赶快！”

交易厅里的所有人都听见了我的喊声，开始朝我们这边看起来，并开始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因为你明白，大都会公司从未对此做出什么明文规定，也说不出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而且投机商号要发生挤兑起来就像银行发生挤兑一样。要是有一个客户起了疑心，其他的也会跟着起疑心。所以，汤姆虽然看起来绷着脸，但还是走过来并在我的单子上进行了标注，“在 103 轧平”，并将这 7 张单子朝我推了过来。他的脸自然是阴郁的。

话说，从汤姆待的地方到出纳柜台的距离不会超过 8 英尺。但还没等我走到出纳柜台旁边，来将我的钱拿到手，在行情报价机旁边的戴夫·怀曼就激动地喊道：“哎呀！糖业，108！”但那已经太晚了。所以我只是笑着，并朝汤姆喊道，“刚才可不是这样，对吧，老兄？”

当然，这是早有预谋的结果。亨利·威廉姆斯和我一起总共有 6000 股糖业的空单。那个投机商号已经收了我和亨利的保证金，另外，在这个商号里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糖业空单；总共可能有 8000 或 10000 股。假设他们已经收了 20000 美元的糖业保证金。对这家商号来说，已经足够他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上进行搞鬼了，并且可以将我们洗出去。在过去，只要投机商号发现在某只股票上他们已经承接了太多的多单，他们一般的做法，就是让某些经纪人将那只特定股票的价格打压下来，低到足够将在这只股票上做多的客户全部洗出来。这样的做法很少会让投机商号在几百股的股票上付出超过两个点的代价，而他们却能赚到好几千美元。

这就是大都会公司想要将我和亨利·威廉姆斯以及其他的糖业空头逮住的具体做法。他们在纽约的经纪商们将糖业股票的股价炒高到 108 美元。当然股价很快就又跌了回来，但是亨利和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已经被洗了出去。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市场上出现一个不能解释的急剧的下跌，随后跟着立即的反弹，那段时间的报纸通常将之称为投机商号的炒作。

而最有趣的事情是，就在大都会公司的人们试图欺骗我以后的不超过 10 天里面，有一个纽约的作手却从他们那儿赚走了超过 70000 美元。这个人，是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而且在他的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在 1896 年的布赖恩恐慌时期，作为一个空头，他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名声。他总是违背证券交易所的规则行事，而那些规则阻止他以牺牲其同伴作为代价来实现自